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六

頤人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六世之餘

福州安國明真弘炤大師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傾之樹失之於首甘露乃疾藥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

作拳頭師云只爲喚作拳頭

雪竇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大鴻秀云雪竇與安國盡謂孤高方外及乎

臨鋒受敵又却逐隊隨行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待伊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你又喚作什麼從伊說出得失兩意也要其中見人只與麼和泥合水有甚分曉

續天童華云若見得雪竇便見得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梅檀之樹甘露乃疾藥之園東禪觀云這僧不能鉗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雪竇之詞雪竇不能免大鴻之議可憐諸大老成羣作隊奈一箇拳何待云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

只向他道休何謂如此師予一滴乳迸散

十斛驢乳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
言句得似靈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峯
弟子不得

雪竇顯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
師問長慶云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
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總未得勦
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師云情知你
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汝作麼生師云兩手

扶犁水過膝

雪竇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
道未得勦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
生道免得長慶冬在鬼窟裏良久云柳絮隨
風自西自東 大鴻秀云保福拈提頗有
頃宗風及乎問著又却拖泥帶水光境何物
且致俱忘未忘甚處得這消息

師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
得未免喪身失命有僧便問未審構得底人
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適來且致闇黎還

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師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雪竇顯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兒底爪

牙這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

保福一著只如雪竇與大衆還許諸方檢

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

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續護國元云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

謂作家手段本分鉗鎚這僧可惜許錯轉

話頭待他道闍黎還搆得麼只對他道明眼宗師天然猶在當時若下得這一句直饒保福全機更買草鞋行脚何故不見道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師一日云如今有人從佛殿後過便知是張三李四有人從佛殿前過汝爲甚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云爲伊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便喝復自云若是佛殿即不見僧云不是佛殿還見不師云不是佛殿見什麼

師因僧侍立乃云你得與麼龐心僧云甚處是某甲龐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云抱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龐心師云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龐心

雪竇顯云然則這僧被熱謾爭奈真不掩

僞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

這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龐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卓拄杖下座

師因長生卓菴時去相訪茶話次生云有僧

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豎起拂子
不知得不得師云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
問有人讚嘆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
分文不直一等是與麼事爲甚讚毀不同生
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有
老宿云惜取眉毛
孚上座云若無智眼難辯得失 雪竇顯
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報
慈遂云一等是與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
得

師問羅山有人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
頭云銅鈔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羅召大師
師應諾羅云獮猴入道場羅却問明招忽有
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

師問羅山云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

麼意作麼生山召大師師應諾^四山云雙明亦
雙暗師禮謝而去三日後却來問前日蒙大
師垂慈祇爲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
師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與麼據大師疑
處問將來師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

生亦同死師當時又禮謝後別有僧問師同
生亦同死時如何師云彼此合取狗口僧云
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去問羅山同生亦
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不同
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

師因僧問如來禪即不問如何是祖師禪師
以手撥云香巖道底拈向這邊著僧無語師
却問明招云道者道取招云請大師舉師便
舉招云更有第二下鐵鎚來和尚又將箇什
麼祇荷即得

師在疾間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
藥相救僧云藥方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雪竇顯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因鶩湖上堂云莫道未
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明
得知有去處倚八尚乃浮逼逼地五師下堂舉問首
座云適來和尚示衆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
地師云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
話座云上座又作麼生師云要道即得見即
便見若不見莫亂道首座云只如堂頭道浮

逼逼地又作麼生師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座云與麼則無佛法也師云此是文殊普賢
大人境界

鴻山皓云大凡撥草瞻風須是其人雲門
可謂青天霹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冤慮
變憡不見道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
師子兒

續黃龍新云雲門以錐錐地首座以刀剜
空直饒齊下錐刀未免頭上著枷脚下著
杻

師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向上與
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
師云鑒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
麼師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汝
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將感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過在什麼處 菩主永云雲門直得入泥
人水

續保福展云欠他一粒也不得 照覺勤
云雲門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權

衡佛祖龜鑒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
目扶豎大教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
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域中無背面閭外有威權 南堂靜云
這僧敢將游艇子撩撥洞庭湖殊不知雲
門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若
頃八是大隨即不然這僧也拈却雲門也架閣
且作麼生會法身良父云任從滄海變終
不爲君通 天童傑云雲門渾剛打就生
鐵鑄成不動鉗鎗火星迸散永庵主冷處

著把火義出豐年保福閑處愛人頭未免
傍觀者哂天童據欵結案也要諸方檢點
若檢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

意旨如何順云拂前見拂後見師云如是如
是又云是諾伊是不諾伊又云可知禮也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禮塔來師云謹我僧

云某甲寶禮塔來師云五戒也不持

保福展云智不責愚 汾陽昭云彼此相
鈍置

師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薄伽梵
即不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我道不得
僧云和尚爲什麼道不得師云你舉話即得
僧云和尚爲什麼道不得師云你舉話即得
雪賣顯別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

師問僧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頃八師云將什

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七師云爲什麼在我手
裏僧云恰是七師云一任跨跳

雪賣顯別雲門云噓噓又云雲門老漢龍
頭蛇尾放過這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
劈脊便棒 濬山詰云雲門雪賣只知步

步登高大鴟即不然爲什麼在我手裏恰
是便乃呵呵大笑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師到灌溪有僧舉溪語云十方無壁落四面
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問師作麼生
師云與麼道即易也太難出僧云上座不肯
和尚與麼道那師云你適來與麼舉那僧云

是師云你驢年夢見灌溪僧云某甲話在師
云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云云你
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什麼事僧云豈干
他事師喝云逐隊喫飯漢

師在浙江蘊和尚會中因喫茶次舉蘊和尚
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
生時有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
是法法亦不可得師遂拍手一下蘊乃舉頭
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到這裏却不會
下種

雪賣顯云赤旛被這僧奪了也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師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僧云某甲詰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便打

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須入}只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云你問我主便問師云不快即道主云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云一不成二不是

師因到庫下見一僧乃問作什麼僧云設供師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某處人師乃喚典座與這上座設却供

鴻山喆云雲門一期慈悲却成多事當時便回去免見掛後人骨齒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

師問直歲什麼處去來歲云刈茅來師云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鴻山喆云直歲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乃力盡神疲何故募逢敵手難藏行水到滄溟始是波

續經山果云直歲無語有三百箇祖師證
明雲門今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滬山果
云這僧若具眼見雲門恁麼道但云和尚
休要把髻投衙擬議之間坐具便撼不難
慶快平生亦乃參學眼正

坡

九

師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忽有人問作麼生
祇對師云大衆退後僧云未審過在甚處師

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滬山果云這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
飯錢而今還有識雲門者麼出來與大滬

相見良久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續昭覺勤云這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
作雖然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
寧只對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待伊如之
若何劈脊便打 護國元云據虎頭收虎
尾則不無斬釘截鐵猶欠一著忽有人問
護國劈脊便打待伊道過在什麼處向他
道不似雲門索飯錢 天童覺云大衆退
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蓑翁老
熟慣波瀾撓棹不施船放流 天童華云

這僧有迎刃底謀略雲門真殺活底手段
雖然如是報恩門下更須勘過了打天
童傑云平如鏡面險似刀山這僧有破關
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
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問你還會也未僧云未會師云你問我僧便
問如何是初生月師云曲彎彎地僧罔措後
此僧果然失目

瑯琊覺云且道佛法有靈驗麼如今若有
人問瑯琊如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

板聲白雲端云_{須入}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
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續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這
僧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東禪觀云這
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

師因一僧竊經論來參多時乃云未到雲門
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
乃舉問是你道不僧云是師云甚好吾問汝
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研額作望月勢師云
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却來師復

明後暗

師示衆云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也是地
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
拈棲山來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
時如何師云三門爲甚騎佛殿從這裏過

或云與我拈前按山來僧云與麼則不妄想去也師云
還我話頭來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師云江西一隊老
漢寐語住也未僧無語

破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
會麼法眼亦被這僧勘破也

師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
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腳跟底不
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傾八

雪竇顯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爲賤
其間忽有不甘底出來掀倒禪牀豈不是
大丈夫漢然雖如是且問據箇什麼乃慕
拈拄杖云洎合停因長智擊禪牀下座
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

拄杖畫一畫云百雜碎

雪竇顯云這老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
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雪竇顯舉了隨後喝一喝云大眾好喝落
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辯取這一喝

師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

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續白雲端舉了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搖
手云無也無也乃云曾經大海難爲水除
却巫山總是煙法雲秀拈拄杖卓一下

云這箇是聲色那箇是心良久云世間無

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黃龍清云

雲門可謂食飽傷心諸人切忌向胡餅裏
討汁五祖演云我即不然乃以手作打
杖皷勢云棚八羅扎南堂靜云老僧即
不然張公喫酒李公醉李公喫酒張公醉

張公李公酩酊醉鼻息如雷甕裏睡

徑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

山果拈拄杖云這箇是色卓拄杖云這箇
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箇是明底心那箇

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

年糧復卓一下

靈隱嶽云治父有條活

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

孔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下座

師一日云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
作麼生是真空師云還聞鐘聲麼僧云此是

鐘聲師云驢年夢見麼

師一日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
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
處也師云蘇嚙蘇嚙

鴻山皓云若不是雲門被這僧一問幾乎
將南作北大鴻即不然忽有人道恁麼則

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乃拈拄杖云你喚
這箇作什麼若喚作拄杖子眉鬚墮落

續黃龍南拈起拂子云大衆若喚作拂子
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透荆棘林
在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平地上箇箇

文夫荆棘林裏坐得是好手何故格 涉
潭清云只這拂子是荆棘林諸人作麼生
過直饒過得也是胡孫繫露柱

頃八十三
師雲遊到江州陳尚書請喫飯次乃問三乘
敎典即不問儒書更不言作麼生是衲僧行

脚事師云曾問幾人來陳云即今問上座師
云即今且致作麼生是敎意陳云黃卷赤軸
師云這箇是語言文字作麼生是敎意陳云
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云口欲談
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

作麼生是敎意陳無對師云見說尚書看法
華經是不陳云是師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
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
人退位陳又無對師云尚書且莫草草十經
五論師僧袍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
奈何尚書又爭會陳遂作禮云某甲罪過
師問堂中首座云你道乾坤大地與汝自己
是同是別座云同師云一切物命蛾蟬蟻子
與汝自己是同是別座云同師云你爲甚却
干戈相待

師到天童童云你還定當得麼師云和尚道
什麼童云不會即目前包裹師云會即目前
包裹

師因瑠長老舉菩薩手中赤旛問師作麼生
師云你是無禮漢瑠云作麼生無禮師云是
你外道奴也作不得

師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不師云清波無
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何來僧
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岳師云我不曾與

人葛藤近箭來僧近箭師云去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到玄沙沙云汝在彼
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師云玄通祇是閻箇供
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與麼事沙云事難師
云其情是難沙云什麼處是難處師云爲伊
頃八十四

不肯承當沙便入方丈閉却門

杭州龍冊寺道憲禪師即鏡因僧問學人未
達其源乞師方便師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
師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雪竇顯云死水裏漫却有甚用處

尋有侍者問適來成禡伊師云無者云不成
禡伊師云無者云師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
兩處成龍

雪寶顯云猶較些子雪寶不是減鏡清威
光要與這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

後與汝三十棒 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大
險雖然語險爭奈用得這一點親要會麼
莫怪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續昭覺勤云鏡清機如掣電眼似流星一
切世界成就要且只解委曲不解直截還

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 南堂靜云大小鏡清元來手腳小今
夜或有人問道來是成禡伊麼無不成禡
伊麼無未審尊意如何一點水墨弔地成
金毛師子

四八

十五

師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云還得活也無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師云也是草裏摸
雪寶顯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箇半箇
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迴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三峯夏在甚處僧云

五峯師云放你三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爲你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師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問玄沙道什麼師乃畫一圓相僧云若不丈叢爭知與麼師云還我草鞋錢

來

雪竇顯云洎被打破蔡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石橋師云本分事作麼生僧云近離石橋師云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

便打僧云某甲話在師云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雪竇顯云然則倚勢欺人爭奈事不孤起

這僧若能慎初護末棒須是鏡清自喫師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

三請師忽舉鋤作打勢浴頭便走師召云來浴頭回首師云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僧後舉似保福未了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後舉似師師云饒伊與麼也未作家

師因僧引一童子到云此兒子常愛問僧佛

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來師喫了過盞
與童子童子擬接師却縮手云還道得麼子
云問將來從容僧問此童子見解如何師云
祇是一生兩生持戒僧

續法眼益於將來處別云和尚更喫茶不

頃八

十六

師住菴時有一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
提起問某甲定喚這箇作拂子菴主喫作什
麼師云不可更安名立宇也行者乃擲却拂
子云著甚死急

明招謙代云敢死喘氣

師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師云衆
生顛倒迷已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泊
不迷已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云出身
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黃龍心云說難說易轉見迷已要不迷已

如今喚作什麼聲

續瑤琊覺云得即得大似平地陷入 法
雲秀云出身句諸人總知脫體句還有道
得麼良久云事難方見丈夫心

師又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

師云將爲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靈云浙中米

作麼價師云若不是某甲泊作米價會

大鴻秀云曾聞鏡清作者果然不類況常

既知不作米價會必然深悟指南靈雲只

解放去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泊作米價
價八十七
會只問道你又別作麼生會從伊說得行
腳事且與後人爲軌爲範

師在雪峯因普請次峯舉湧山云見色便見
心還有過也無師云古人爲什麼事峯云雖

然如此我要共你商量師云若與麼不如某

甲鑊地去

續靈隱泉云雪峯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
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籍

師因風穴到乃問近離什麼處穴云自離東

來師云還過小江也無穴云大舸獨飄空小
江無可濟師云鏡水塗山鳥飛不度子莫道
聽遺言穴云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
五湖師豎起拄杖云爭奈這箇何穴云這箇
是什麼師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巒舒與師

同用師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囈語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師云捨罪放愆速須出去穴云出去即得便出到法堂上却云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善不可便休却回方丈見師坐次便問某甲適來輒陳小駢冒黷尊顏伏承和尚慈悲來賜罪責師云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竇蓋東師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穴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師云詩速祕却略借劍看穴云晨首覩人携劍去師云不

獨觸風化亦自顯韻預穴云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師云何名古佛心穴云再犯不容師今何有師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云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

拜師云東來衲子俊哉俊哉

傾八

十八

福州長生皎然禪師因雪峯舉似云我適來普請次負一束藤逢一僧乃拋下僧擬取被我踏倒我今日踏這僧快生師云和尚看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休去

雪竇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也好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峯外面贏得
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師因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
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箇
道處沙云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教
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知你向鬼窟裏
作活計

續崇壽稠別長生云喚什麼作如來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因新到叅乃云直下猶

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上座作麼生會僧無語舉似侍者云某甲不
會請侍者代一轉語者云和尚與麼道猶隔
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你爲新到代
語是不者云是師便打趨出院十八
師示衆云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便咳
嗽一聲師云作什麼僧云傷寒十九師云傷寒即
得

續鄉鄰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雲蓋
本云鼓山雖有探竿影草未免將曲作直

道林即不然作麼生傷寒山中無別藥門外有青松

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云拖出這死屍僧應

諾歸衣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不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

雪竇顯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是

若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雲居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續東禪觀云這僧將箇死屍出來弄得活

鼓山好一口劍尚欠磨礱在

師初參雪峯纔入門峯揭住云是什麼師釋然契悟舉手搖舞峯云子作道理耶師云何道理之有峯乃撫而印之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

弟東語西話看我眉毛在也無

長慶稜云生也 雲門偃云關 保福展
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
出私門

續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赦不原雲
門按後施行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
仰八
普州人送賊 蔣山慙云翠巖坐斷天下
人舌頭無啗啄處長慶云生也因事長智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雲門云關
據歎結案雖則宗風競酬還截得翠巖腳

跟麼不躡前蹤試道看 蓦福行云翠巖
閒眼屎牀間在答處雲門失錢遭罪答在
問處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東湖挂
杖穿却嘉州大像你諸人提起坐具且向
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 雪寶宗云盡大
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在不在直得
諸方尊宿做盡後倆出繢績不得所以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正是上他機境雲門云
關大似夢中爭力長慶云生也隨語生解
只如宗上座又作麼生以拂子畫圓相云

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鯉時下一圈圈大
鴻春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可謂同道者
方知長慶云生也隨語作解雲門云關塞
斷咽喉若有問山僧見處又作麼生拈挂
杖卓一下云一拂穿却

雪賣顯別云好與三十棒

師因有座主就華嚴講下請師齋師云山僧
頃八有箇間若道得即齋乃拈起胡餅云還具法
身麼主云具師云與麼則喫法身也主無對
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麼過師不肯
雲門偃代云特謝和尚隆重空筵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嗣巖一日侍巖頭遊山
次忽然喚云和尚頭云作麼師乃近前作禮
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又不肯洞
山頭云是師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
肯德山頭云是師云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

洞山有什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先師便作禮

師因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僧云禮拜羅山去福云汝與我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

魏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大師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但與麼傳語僧到一一舉似

師呵呵大笑云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頭下一寨未曾見一箇毛頭星現汝却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只有一劍劍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

須成末但與麼傳語僧回舉似保福云我當時也只是謹伊至秋間上朝覲師特為辦茶筵差人去請福不赴却向僧云我前曾有謹言恐大師問著僧歸舉似師師云汝更去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請保福遂傾八

來

師在永山因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第一人大小鴻山猶輸他道吾師云有什麼語輸他貴舉石霜辭鴻山纔禮拜起鴻山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何霜無對却到

道吾吾間甚處來霜云瀉山來吾云有什麼
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祇
爲道不得吾云汝爲我看菴待我與你報讐
去吾往瀉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
後山便云智頭陀因何到此吾云某甲不爲

切忌舉著這箇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被
師擒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
清貴上座直爲瀉山雪屈話且須側聆貴云
知也知也便禮拜師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
吾麼只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

別事來祇爲和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
信樹還是也無瀉云是吾便問樹倒藤枯時
如何瀉山呵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裏瀉山
總不管貴上座舉了云這箇豈不是瀉山輸
他道吾師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茅蓋頭

師因遊漳州見三平碑云和尚遷化時衆請
韓七名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鑼
九三以一口露刃劍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
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某即作喪主若道
不得即不作喪主道道衆無對韓便趨却鈔

鑼哭云蒼天先師遠矣師云噫大奇大奇三
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吞却也陳老
師當時若在未放佗過時有僧問祇如佗與
麼來未審作麼生祇對師云我當時若在只
將三尺布蓋却頭橫亞一柄露刃刀以手揭
起孝幕當門而坐着韓家箇漢要作喪主也
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
須有禮

師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箇佛
只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

召云無軫軫應諾師云灼然好箇佛只是無
光軫云大師爲什麼撥某甲話師云什麼處
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對師打
三十棒趕出軫舉似賄慶慶一夏罵詈至夏
末自來問師此事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

懺悔云洎錯怪大師

師因發化主往泉州臨岐乃設問太傅忽問
大師十二時中將何示徒尔作麼生道主無
對師云但道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
旨師又代進語云此猶是菩薩有言教菩薩

無言教作麼生主又無對師又代云敵露鋒

機如同電拂

師在大庾嶺住菴時有僧辭去踰山師云我
有一信附與踰山得麼僧近前云便請師以
手挾頭上却展手云還奈何麼僧無對僧後

領八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因夾山問甚處來師云
臥龍來山云來時龍起也未師近前以目顧
視山云灸瘡癩上更著艾熑師云和尚又苦
如此作麼山你去

到踰山堂內舉次一僧云諸人還會麼衆無
九四
對僧云天下人不奈大嶺何

師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
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幽蓋相應去全清絕
點去師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

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鴻山皓云瑞巖雖然威寧免懇爭奈夾山
水清不容

師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
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
麼請師速道山云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云

這老和尚而今是什麼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每自喚主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領八後有僧到玄沙沙問近離甚處六五僧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人僧舉前話沙僧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人僧舉前話沙

云一等是弄精鬼也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雪竇願云蒼天蒼天

續保寧勇云和尚爲什麼對面不聞雲

居元云天下宗師總爲這僧下語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直饒瑞巖自出頭來

也是棺木裏瞪眼

昭覺勤云百丈寒潭

徹底月在波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

直得凜凜孤標澄澄半采及至月離碧潭影在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若是箇漢待伊道即今還喚得應麼直下便喝非唯把斷玄沙要津亦乃與瑞巖老子出氣

大鴻智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

故人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六

音釋

施

湯河切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

也

施